



微信扫一扫
关注该公众号

收录于话题
#女权主义

159个 >



多重视角下的「她」

读《「她」字的文化史》



作者 / 侃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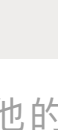
插图 / 叶保君

排版 / 叶保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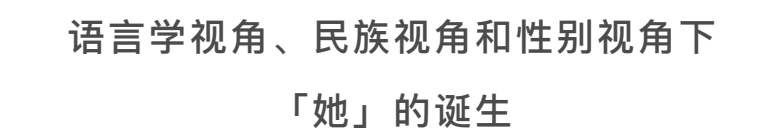
语言中的性别问题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，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，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，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，男权社会下的语言体系也是也是男权的延伸，反映的是男性的视角，包含对女性的贬义，并进一步将女性塑造造成男权社会期待的性别角色，实现权力结构的再生产。英语世界对语言中的性别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研究，语言中存在一些体现男性为主体，女性为附属的现象，例如「格林伯格对于语言的关联性提出了有标志和无标志概念，即成对词语的区別性特征.....我们不难发现英语中，除极少数例外，几乎所有表示男性的词在形式上都是无标志的。男性名词是常用的、普通的，而女性词汇则相反，**形式标记是把女性当做women-as-extra-human（多余的人）对待.....**如：host/hostess, hero/heroine等，这体现了一种所属关系，传递着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信息。」[\[1\]](#)并且，指代男性的词通常也可以用来指代全体人类，如“man”“he”，而指代女性的词往往没有泛指全体人类的功能。伴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，人们逐渐开始反思语言中的文化现象，呼吁采用不具有歧视色彩的用法，例如在泛指「人」的时候使用“person”而不是“man”代词使用“s/he”而不是“he”。

在中文中，也有这类的现象，例如第三人称代词「他」，「她」和「它」分别对应男性、女性或非人，当指代对象性别不明时，人们往往习惯使用「他」，当指代对象是一个群体且包含不同性别时，也用「他们」来指代，这也不免也给人如英语世界中的，女性是附属衍生，男性是主体之感。然而与英语世界不同的是，英语世界的这类用法，或许是传统使用中自发产生的，因而我们得以反思语言背后的无意识的歧视，**中文世界中的「她」，则是近代经过人们的不断讨论，自觉地产生的**，我们不能将理解英语世界中的性别问题的方式，直接套用到中文世界中的「她」身上。所以，我们更需要回到「她」产生的历史情境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反思「她」的诞生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的《「她」字的文化史》对我们理解「她」的诞生有重要意义。

[\[1\]](#) 陈薇：《社会语言学框架下女性与语言思辨——浅谈英语女性主义语言学》，《文教资料》，2013年第24期。



亚当和他的“肋骨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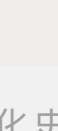


语言学视角、民族视角和性别视角下
「她」的诞生

《「她」字的文化史》中，作者整理了大量关于「她」字诞生与发展的史料并发现，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，「她」字诞生大部分是出于语言学的原因，而诞生之后，除了语言学上的争论以外，还经历关于是否符合「男女平等」的原则的争论，但是无论是哪个阶段，在近代中西碰撞、救亡图存的背景下，关于民族文化的声音一直贯穿其中。

作者指出，「虽然，现代意义的『她』字在五四时期才正式诞生，但有关第三人称单数的男女性别区分词之类的问题，却早在19世纪初期甚至更早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。」[\[2\]](#)中文中第三人称原本不分男女两性，全部用「他」来指代，西语中第三人称单数往往区分男女两性，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过程中，这种差异首先带来了准确翻译的难题。早在19世纪，就有英汉辞书指出了这个问题，1870年代末，一位名为郭贇生的中国人，就开始尝试将汉语中原有的可以指代第三人称单数的词，依据性别加以区分。

[\[2\]](#) 黄兴涛：《「她」字的文化史》，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09.10



《「她」字的文化史》与作者黄兴涛

五四运动时期，新青年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。「从1917年起，《新青年》的编辑圈内部，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就已经开始讨论“she”字的对译问题。」刘半农可能是最早提出使用「她」字的人，周作人则是最早公开谈论的，但是由于「她」字当时无法印刷，提出使用「**他女**」（女为小字）这样的方法指代女性，并运用到自己的大量作品中。

后来，「她」在一次次争论中逐渐战胜了「他女」和当时一度占上风上的「伊」，成为得到广泛认可的女性第三人称代词。在这过程中争论的主要问题，既包含语言学视角的问题，也包括性别视角的问题。

首先一个问题就是，究竟有没有必要创造新词，对第三人称代词进行区分。支持者认为，更精细化的区分更符合现在和将来人们的需要，并且「现在与世界各国语言发生接触，且不说它在本国文字中将来是否有大用，『至少至少，他总能在翻译的文字中，占到一个地位』」。反对者认为，以往公认的「他」字已经满足了需要，并没有必要仿照西方进行区分。陈寅恪先生就是坚决反对「她」字的代表，他终其一生也没有使用过「她」字。对外国语言有广泛了解的陈寅恪先生指出，不必盲目效仿西方，一些语言的文法变化更为精密复杂，实在不是越精密越好。

第二个问题则是，文字和语言是否一致的问题。当时很多人指出，把「伊」当做女性第三人称代词，理由之一就是「伊」与「他」在发音上可以做出区分，而「她」在口头使用中，无法与男性代词区分，包括发明「她」字的刘半农，也认为发音是「她」字的缺陷，只是因为这个字在其他方面的优势，仍然倾向于「她」。但是《「她」的文化史》的作者黄兴涛认为，虽然当时的学者以为这是「她」的缺陷，但是在「她」和「伊」逐步推广的过程中，「她」正是凭借发音与原来的习惯一致，得以更好的推广。

这里看似是语言学的讨论，实际上民族文化意识贯穿其中。过去泛指「他」字究竟在何种意义上遇到困境？语言的精确和繁琐之间有无边界？这些问题或许是相对的，一时难以找到答案。但是在关于是否引入指代女性的「她」和中性的「它」或「它」中，究竟是学习西方，还是遵循自身的传统？刘禾曾经从「语言的平等」的角度来把握这个问题，因为当时就是否效法西方，「不精确」是否为一种缺陷有过争论，作者黄兴涛则认为，这并非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，而是语言发展「现代性」的诉求，只是「西方性」和「现代性」在当时有很大的重合。

但是无论今天我们怎样看待「她」字产生的结果，在当时争论的过程中，民族意识都是贯穿始终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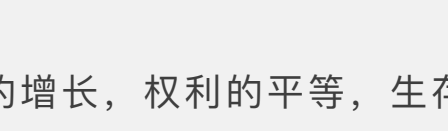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方面，也有很多人从性别视角看待「她」字问题，不过从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，反对声倒是多于支持声，最主要的就是，如果用原来人字旁的「他」专指男性，另造女字旁的「她」，似乎有一种「女人非人」之感。因而当时的一些杂志，如《妇女共鸣》坚决反对使用「她」字。

但是女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，女性主义内部也分为诸多流派，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一个重要的分歧即是，是否主张男女之间的差异。近代中国的女性主义，很大程度上是引进自西方，当时部分反对者认为，「在这个竭力消灭男女差异的时候，标出这样一个新式样的『她』字，把男女界限，分得这样清清楚楚，未免太不觉悟了。」[\[2\]](#)还有人主张使用同样为人字旁的「伊」代指女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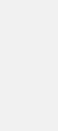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在从男女平等的视角反对「她」字的声音存在的情况下，将「她」用在女性解放的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却有很多。早在周作人开始使用「他女」时，响应周作人的提议，叶绍钧也开始大量使用「他女」，并运用到自己批判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摧残的女性主义作品中。

五四运动刚爆发后的第16天，北京大学学生康白情就在《北京大学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》使用「她」代指女性，赞美讨论中一位「费女士」顾全大局的发言，并称「何以费女士片言就可以解纷呢？这虽由于她的心思缜密，言辞诚恳，而这『性』的作用，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关系。」这其中不仅没有对女性的贬低，反而有对「女性」特质的赞美和尊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文人学者或报刊杂志在女性主义的作品中大量使用「她」字，一个区别于男性的「她」字，往往更能体现遭受男权社会折磨的妇女形象。

要说明的是，由于当时的女性主义和革命话语紧密的联系在一起，相对激进的主张消除男女之间差异者，往往看重发掘女性身上的革命潜能，认为女人也应当如男人一般。可是如今我们回头看，过去泛化的「他」虽可以指代女性，但是女性在封建社会中实际上是被隐去了的，**一个「她」字，不仅没有贬低女性，反而使以往隐藏在后台的女性终于走进了话语的前台。**或许在今天，我们更多的主张消弭男女差异，不再以社会固有的性别期望约束个体的发展，还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，在当时区别于男性的「她」实则为历史的进步，也因此「她」在2000年1月美国方言学会的「世纪之字」评选中，击败「科学」，成为「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」。



何为「一种视角」



在《「她」字的文化史》的附录中，作者提到，所谓「文化史」，不仅局限于研究的内容，更重要的指的是一种研究的「视角」。对于这种观念我深以为然。在准备社会学考研，学习到齐美尔时曾了解到，齐美尔对我们社会的理解为：社会学是一种视角。我深受启迪，「一种视角」不仅仅是一句空话，它意味着我们理解社会问题，理解前人的知识的方式的转变。

如女性主义，不光光主张女性权益的增长，权利的平等，生存条件的改善，也是一种理解世界的视角，不光光可以用来理解性别问题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性少数、少数族裔、甚至民族主义、国际格局，都可以引入性别视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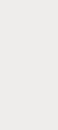
如书中提到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是「她」在使用过程中，经常被文人，尤其是诗人指代一些美好的事物，如月亮、自己的珍爱之物，或者是祖国，刘半农的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、俞平伯的《别她》都是指代祖国。

不同的民族文化中，对民族的性别想象或许是不同的，女性常常以温柔的母亲形象被用来代指祖国，或是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以一位被凌辱的少女的形象出现。近年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形象，例如在「帝吧出征」，宣告反对台独的政治立场时，经常会用「爸爸」来指代大陆，一个故事则是「中國是深沉的北京大哥，其他省份是大哥的弟第妹妹，作為一家之主的大哥吃着餃子溫柔地看著一家人，對台灣說：『這樣的團圓，從1895年到現在，我渴望了一百二十一年。小妹，快過年了，回家吧。』」[\[3\]](#) 这些则表现了父权社会中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」的思想传统。

[\[3\]](#) 《臉書洗版：中國父權家庭的狂歡》，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60126-opinion-china-taiwan-facebook-fatherhood-family-yanqiang/?utm_medium=copy

又如戴锦华的《妇女、民族与女性主义》，也将性别问题与民族问题并置，二者结合。可见，女性主义指的不仅仅是研究的内容，还可以是「视角」，还可以是对传统社会的系统性反思。

需要更多的声音！
「本文为读者来稿。如果你也有想要分享的人生故事、作品鉴赏、时事评议，或是相关议题的调研、采访、综述、述，请发送邮件“hupurple@outlook.com”并注明联系方式；如有采用还会有适量稿费哦~」



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
《读书》新刊 | 黄微子：想象一种女性主义的母职
读书杂志

